

# 江苏“大国医”上演现实版以毒攻毒

用蜈蚣蝎子等毒虫让绝症病人起死回生

## 西医看不见的肿瘤 一年后被他治没了

**人物简介:**周仲瑛，男，生于1928年，江苏如东人，从事中医内科临床工作50余年，对中医内科的各种常见病，尤其是急难病症（如心、肺、脑血管病，肝胆、脾胃疾病，免疫性疾病及肿瘤等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，擅长发挥中医辨证论治优势，具有良好的疗效。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。

晚上6点，81岁高龄的周仲瑛，刚给一名肿瘤病人会诊结束回到家。老人的声音带着疲惫，但仍欣然接受记者的采访。他说：“感谢你们对中医的支持！”

“国家把我们评为国医大师，我很高兴，这说明我们还能为社会做点事呢！”周仲瑛告诉记者，作为一名医生，最开心的无外乎治好病人的病，而他最开心的就是用中医的方法治好了西医治不好的毛病。

“我这两年就碰到过一个奇怪的病人，他的肿瘤标志物CA50的指标大于150，按西医的理论，应该说已经有肿瘤存在，可问题是做了所有的检查，就是查不出病因，医生也搞不清这肿瘤到底在哪里，西医束手无策。”周仲瑛说，这名病人后来找到了他，他发现病人有风湿的毛病，气血不调，有些亏，“于是我采用中医辨证

的治疗方法，从中医的角度给他开了药方，重点在于调养，而不是治病。”

有意思的是，这名病人按照周仲瑛的方子服用了1年多，指标从150直线下降，现在已经恢复到正常以下的水平，所谓的“肿瘤”不治而愈了！周仲瑛说，“我这种治疗法，西医可能是无法理解的，也无法接受的，他们会问‘这看不见的肿瘤究竟在哪里？又到哪里去了？’”

中医确实有很多是西医无法理解的，周仲瑛回忆起曾给一名美籍女华人看病，那名女病人第一胎生产之后，总是习惯性流产，一怀孕两个月就流产了，前后大概有七八次，在美国看了很多医院都没有用。她不远万里回国后找到了周仲瑛，仔细诊断之后，周仲瑛给她开了一个补肾的方子，不久就“怀上了”，周仲瑛又连忙换上补胎的方子，后来病人顺利产下一个女儿！

周仲瑛还曾依靠脉诊，断定过一名月经刚过四五天的病人已经怀孕。“这名病人当时是来看‘闭经’的，我还记得她是名教师，当时闭经很长时间了，到我这里来求治，我给她开了药，过了一段时间，她又来，说是来月经了，我给她诊脉，诊来诊去，发现是妊娠脉，她还不太相信，一周后检查，果然怀孕了！”周仲瑛说，后来这名老师生了个健康的男孩，“她高兴，我也高兴啊！”周仲瑛说。

## 药水无法留在食管 用卧服法就可以了

**人物简介:**徐景藩，男，生于1927年12月，江苏省吴江市人。出身中医世家，13岁从师学医。从事中医临床教学40余年，擅长脾胃病的诊疗工作。对中医理论、江苏历代名医诊疗脾胃病的经验、脾胃病古今文献以及慢性胃炎，上消化道出血、肝病、慢性结肠炎、食管病等疾病的研究从未中断，并取得较好的成果。

“徐老不仅名气大，他带出来的徒弟也都非常有名，像单兆伟教授，就是徐老的高徒。”一说起徐景藩，江苏省中医院的工作人员立马说，这真是名师出高徒。

徐景藩在看病方面的不少“绝招”，更是让病人甚至是医生同行叹服。“在用中药治疗食管病时，医生都为药水无法留在食管的部位头疼，徐老创了一个方法，把这个难题解决了。”他创了“藕粉糊剂方”卧位服药法，把原来的汤药变成了糊状的中药，这样服用后，糊状的中药就能附着在食管上了。徐景藩还创了不少药物，“连脂清肠汤”、“菖蒲煎”保留灌肠法、“残胃饮”都是他的创举。

更让人感到神奇的是，他在看消化系统疾病时，常常配合针刺治疗，比如，对于胃脘疼痛者，他选用中脘、足三里等穴位针

刺，或结合耳针治疗。但在分工较细的现在，内科医生中掌握针灸技术的人越来越少，失去了一个非常简便实用的治疗手段。

## “五毒医生”用虫治病 绝症病人起死回生

**人物简介:**朱良春，男，生于1917年，江苏丹徒人，中医内科专家。早年拜孟河御医世家马惠卿先生为师，1938年毕业于上海中国医学院，师从章次公先生，深得其传。1945年创办南通中医专科学校并任副校长。建国后，历任南通市中医院院长、主任医师，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第二届理事，江苏省中医学会副会长，农工党第九届中央委员。

“这位中医太神了，他开的‘毒’虫竟然能把病看好！”

吴先生告诉记者，他的朋友李先生就是朱良春用“以毒攻毒”的方法给治好的。40多岁的李先生得的是肝癌，已经出现了腹水，在上海看了好多家医院，都没有效果，而且病情不断加重。医生跟他说，再也没有好的办法了，只能回家等着了。饱受病痛折磨的李先生非常绝望。有个朋友告诉他，南通有个老中医，要去试试看。李先生就抱着“死马当成活马医”的想法，赶到了南通。

让他吃惊的是，朱良春给他开的药方中，竟然有不少蜈蚣、蝎子等毒虫。“这能吃吗？吃下去没有病死也被毒死了。”李

先生起初非常犹豫，不敢吃这些“毒”虫。但看到病情仍然不断发展，他一狠心，把“毒”虫吞了下去。神奇的是，连续服用了一段时间后，他的腹水减轻，其他的症状也在好转。欣喜之余，他连续服了一年半，最后到医院一检查，身体基本恢复了正常。

记者联系上朱良春时，这位九旬老人刚刚吃过晚饭。在电话里头，根本感觉不出来他的年龄，语音清楚，逻辑缜密。“蝎子、蜈蚣这些虫，具有一定的毒性，不是有功底的医生是不敢乱用的。中医早有五药之说，指草、木、谷、虫、石这五类药物。在古代，中医就使用虫类药来治病。但很多医生不敢用或者不敢多用。我开的药方中，这些虫子用的量比较大，根据不同的病情用的量也不同，有的疾病治疗中，我开的药方里，这些虫子的量就占到了三分之一。”

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朱良春还有“五毒医生”的雅号。也正是善于用虫类药，朱良春很擅长治疑难杂症，像类风湿、强直性脊柱炎、癌症等颇为棘手的病症。他创制的益肾蠲痹丸20味药中，有7味是虫类药。

虽然已经92岁，朱良春仍然身体硬朗，坚持出诊，每周要上三次门诊。现在除了出诊，他大量的时间都用于接电话、写信和整理文稿。谈及长寿和健康的经验，老人说：“主要是知足常乐，心态要平衡。”

快报记者 都怡文 张星

# 迷途知返 他从“海星”变身“拾星者”

一个关于拾星者的故事：一天，一个年轻人到海边散步，正值潮退，沙滩上留下不少被冲上岸的海星。年轻人小心地把海星放回大海。一位过路人嘲笑他说：“留在沙滩上的海星那么多，你救得了多少呢？不如让它们自生自灭算了！”年轻人坚定地对过路人说：“虽然我不能救回所有的海星，但是对每只回到水里的海星来说，这就是一个生机。”年轻人的热诚与毅力，吸引了海边的一群年轻人，一同参与拾星的行动……

阿吉（化名）就是这样一颗被拾起的“海星”，一个曾经的吸毒青年，拾起他的，是被他称之为“母亲”的叶雄，也正是在叶雄的感染下，他参与了“拾星”行动。

## 迷途 他交友不慎沉溺毒品

阿吉，一个80后的孩子，原本拥有着幸福的生活。然而，就在他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，父母因为感情不和而离异了。父母离婚之后，他与母亲一起搬到了外祖父母家中生活。面对着如此年幼就遭遇家庭变故的外孙，阿吉的外祖父母只有用加倍的宠爱去弥补他心灵所受到的伤害，而干部出身的外祖父母，对于外孙自然有着很高的期望，希望他能够成才。

父母离异对阿吉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，原本不错的学习成绩因此一落千丈。1993年，从小学毕业后的他，并未如外祖父母期望的那样升入中学，而是进入了一所技校。正是在技校就读的两年时间里，他结识了不少不良青少年，与他们勾肩搭背，抽烟喝酒。

为此，外祖父母并不是没有劝诫过他，母亲也谆谆善诱教导他，连父亲也常来提醒他。可是，正值叛逆期的阿吉又怎么会听进来自家人的忠告，越是被劝，他就越发与他们打得火热。

从技校毕业后的阿吉，进入了一家酒店工作，有了独立的经济收入之后，他更摆脱了来自家人的管教与束缚，一有时间便与那些朋友们厮混在一起。

阿吉第一次尝试毒品，是2000年在一个朋友的家中。当

时，几个朋友拿出海洛因，并吸食着。朋友的举动显然在诱惑阿吉。阿吉并非不晓得毒品的危害，可是年轻人对于新鲜事物的好奇令他迷失了自我。

自从有了第一次的吸毒体验之后，一周之内，他很快有了第二次，随着吸毒频率的增加，他的毒瘾也愈发大了。

在开始吸毒的半年之后，他的形迹还是被家人察觉。每次洗澡，阿吉总是在浴室逗留一个多小时，过长的洗澡时间令人心生疑惑。一次强行的破门，阿吉的吸毒形迹败露了。“没想到你会碰这个……”外祖父母伤透了心，“你犯其他的错误都可以挽回，但是吸毒以后就很难再回头了……”两位老人面对如此不争气的外孙，暗自落泪。

## 戒毒 他受到关爱重获新生

2001年，深陷毒品泥潭的阿吉不再去酒店上班，只是在家闲荡，毒资只能依赖家人给的零花钱。在家人的规劝下，他也一直努力想去戒毒，为此他曾去自愿戒毒所，甚至自闭家中多日，但是无法把持心性的他，面对汹涌而来的毒瘾还是很快再次复吸了。

万般无奈之下，2004年8月，阿吉被送入强制戒毒所。一年后，他成功地从戒毒所走了出来。据阿吉说，在强制戒毒所

的一年时间里，他的生理毒瘾被彻底断绝了，可是心理毒瘾却依然存在。吸毒者，最难摆脱的正是心理上的毒瘾。

当时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阿吉与家人在收看电视节目时，了解到了叶雄的事情。叶雄在节目中坦陈着自己过去十年的吸毒经历，在她戒掉毒瘾之后，毅然成为了一名同伴辅导员，帮助药物滥用人员摆脱毒瘾的纠缠。阿吉与家人通过“自强戒毒咨询热线”和叶雄取得了联系。

在阿吉的记忆中，认识叶雄，是他生命的转折，“正由于叶雄和我有着同样的经历，因此她在许多方面都很理解我，给了我最需要的信任，让我树立了戒毒信念。”

“叶老师可以，我也可以！”他一直坚持着这样的信念，并与原先社会上的朋友彻底了断，不再联系。

不过，在阿吉的心中始终耿耿于怀这样的一幕。

那时，他刚刚认识叶雄不久，状态并不稳定。有一天夜里，他的心理毒瘾又犯了，瞒着家人去购买毒品。那天晚上，半夜时分他回到家，看见门口有个人打着伞，原以为是母亲在守候，待走近了，才发现竟是叶雄。他顿时沉默了，手足无措。叶雄的一句话打破了当时的沉默：“你妈妈打电话给我，说你出去了，于是我赶来了。”

内心颇感愧疚的阿吉更加沉默。进屋坐下后，叶雄对他说：

“我能体会你的感受，也知道你去干什么，但我不想责怪你，只是觉得，在这样的时刻，我应该在你身边陪伴你。”她的话音刚落，阿吉便哭了。他一边在哭，一边在犹豫，是把毒品上交，还是将叶雄打发。

但他一想到叶老师在这样一个雨夜特地从家中赶来找他，他良心发现了。几分钟后，他把毒品交给了叶雄。“我相信你一定会这样做的，因为我知道你是个有良心的孩子，我相信你。”叶雄的这番话更令他感动得哭了。

现在的阿吉可以很骄傲地告诉别人：“直到今天，我再也没有复吸过。”他的生活也走上了正轨，有一份稳定而不错的工作，在阿吉看来，这一切也都归功于叶雄。2007年初，正是叶雄为他介绍了从戒毒所出来以后的第一份工作。

阿吉说自己当时很自卑，又孤独，心想自己没有学历也没有工作经验，单位一定不会录用他，而叶雄却一直在他身边安慰并鼓励他：“你要相信自己。”叶雄甚至陪同他参加了面试，最终他应聘成功，开始有了份稳定的工作，也结交了新的朋友圈子。

如今，他亲切地将叶老师称为“妈妈”。

## 嬗变 他从吸毒人到帮教者

在阿吉的印象中，他见证过很多次感动，目睹过社工们的辛劳与无私奉献精神，体会到被人尊重与接纳。阿吉知道，被关爱是一种幸福，他一定要有所改变。

叶雄常提醒阿吉说：“助人，就是助己。”他将这句话铭记于心。

2007年7月，他成为一名禁毒志愿者及同伴辅导员，他

利用业余时间，去帮助同伴，鼓励同伴重新站起来，把他得到的阳光分给他们。

面对着那些吸毒人，他是帮教者，是过来人，更是同伴。阿吉常对同伴们说：“我们其实都相互‘心痛’着彼此，我们并不比别人差，我们能够比别人强。大家都应该振作起来，去体现自己的价值，为自己、为家人、为社会，兄弟姐妹们，行动起来吧，让我们坚决地告别昨天，用心努力地把握住今天，满怀着信心地去展望明天！我们一定能够成功的！”

阿吉说，同伴之间更容易彼此接纳，第一时间就会产生信任感，更重要的是，大家都有过相同的经历，能够感同身受地为对方考虑，带着这样一份情感经历去帮助他人，更容易达到预期的效果。而他自己也是一个“同伴教育”的受益者。

有一个名叫小敏的男生，是阿吉的帮教对象。早在小敏尚处劳教期间，阿吉就提前介入了对他的辅导，他每个月都会和小敏通信，时常也会有电话联系。而在小敏从劳教所出来后的第一个周末，阿吉便约好去看望他。虽然小敏家住在嘉定，路程相对较远，但是阿吉说自己当时是很兴奋的，“因为我觉得自己也成为了别人所需要的人，更高兴的是又有一位‘同伴’愿意把手伸给我，希望我能够帮助他一起成长，想到这些，路程便不再远了。”近期，小敏给阿吉发了一条短信，说他已经上班了，而阿吉也马上回电恭喜他，并说了些鼓励他的话，真心地为他感到高兴。

至于今后如何做好一名同伴辅导员，阿吉觉得自己要像对待小敏那样“提前介入，陪伴辅导、以情动人、同伴示范、牵手共进”，把同伴教育的模式传承下去。

## 献礼 他感恩“母亲”回报社会

今年5月10日是母亲节，叶雄说自己收到了一份特别的“母亲节”礼物。礼物是一条用白色小海星状的贝壳类东西串连起来的项链，第一眼看到它，叶老师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，满心欢喜。

送这份礼物的不是别人，正是阿吉。在叶雄的眼中，他是一名同伴辅导员，也是一个阳光、幽默、非常有爱心的男孩。

叶老师记得，那一天，在她准备打开礼物时，阿吉轻声地对她说：“叶老师，这是我精心为您挑选的‘母亲节’礼物。”

随后，阿吉向叶雄回忆着她曾说过的那个关于“拾星者”的故事，他说自己就是被这个美丽的故事深深打动了。“在我心中，您就是一个‘拾星者’，而我就是那个被您拾起放回大海的‘海星’，而现在我也成了一个‘拾星者’。所以，我选了这条很有意义的项链送给您，作为‘母亲节’的礼物，感谢您几年来像妈妈一样关心我，希望您能喜欢这份礼物。”

在这串项链之后，阿吉送上的还有一束康乃馨。收获阿吉的这份礼物，叶老师哽咽了，她知道，今天努力在做的“同伴教育”，将来一定会像这串项链一样，串起许多的“海星”，连成一条美丽的“项链”。而那一刻，阿吉也在心里默默地祝福所有的同伴都能碰到“拾星者”——被放回大海，获得重新存活下来的机会……

阿吉懂得感恩，从被拾起放回大海的“海星”到成为一个“拾星者”，他也是在回报这个社会对自己的关爱。他渴望自己的人生因此而丰富多彩，活得有意义，也希望每个同伴都能得到阳光。

据《上海法治报》